青年讀書薈

突破繭房 命運與共

在互聯網時代，大部分人活在自己的信息回音壁裏，形成信息繭房。後疫情時代反而給了世界突破繭房的機會，既然流動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出現帶來資訊的封閉，那麼將來技術的進一步發展，也有可能帶出下一個共識形成的秩序想像，而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思路。

香港華菁會 HUA JING SOCIETY 大公報

香港華菁會成員　溫凡

隨着互聯網的高度發展，信息繭房的出現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徵之一。當大部分人活在自己的信息回音壁時，人與人、國與國之間的溝通該如何破局？

國家外交學院施展教授在《破繭：隔離、信任與未來》（湖南文藝出版社，二〇二〇年十二月）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
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前，能夠在公共議題中進行公開討論和交流的人，往往都是半熟人以上的關係，他們彼此的關聯是比較緊密的，即使不直接認識，也會存在各種各樣相對強力的交集。因此當雙方觀點不同時，也較容易在克制的情況下達成共識；又因為交流雙方的交集多重，即使在特定問題上沒有共識，可能在其他問題上也很容易找到共同點。因此社會共識容易達成。即使有爭論，也更容易從邏輯出發尋找共識，而不是僅僅以立場站隊。在此基礎上的討論也就相對來說更容易有建設性。

疫情造就突破繭房機會

互聯網時代則不同。海量的演算法為了爭奪用戶的注意力，不得不絞盡腦汁為用戶進行畫像，並且主動給用戶推薦其最感興趣的內容。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單向度的資訊空間內，雖然看似大千世界內容豐富，其實營養極度單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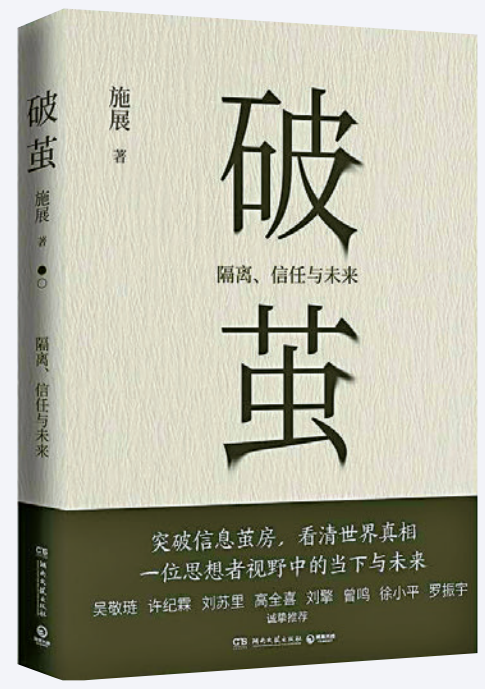
長此以往，當每個人都習慣了待在自己的資訊繭房裏，處於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之中。

作者認為，後疫情時代反而給了世界突破繭房的機會，因為隨着二〇一九年以來的一系列大型公共爭議性話題的出現，尤其是「黑天鵝」式的疫情事件，反而直接擊穿了繭房，因為單向度的、缺乏營養的資訊回音壁，顯然已經無法僅僅基於立場解釋現實世界的各種複雜問題。這就呼喚人們內心深處的理性，共同思考解決當下的困局。

既然流動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出現帶來資訊的封閉，那麼將來技術的進一步發展，也有可能帶出下一個共識形成的秩序想像。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構建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思路。

沒有誰是一座孤島，在大海裏獨居，每個人都像一塊小小的泥土，連接成一片陸地，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，喪鐘為你而鳴。

我認為，打破「喪鐘」的機會，可以在《破繭：隔離、信任與未來》之中找到答案。



▲作者在書中提出，疫情以來的一系列思考，實際上就是在嘗試探討那些既存問題的深層邏輯是什麼，以及探討未來的可能前景是什麼。

最是寂寞女兒心

作家、資深傳媒人　秦嶺

張愛玲寫《小團圓》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，二〇〇九年四月）時雖已經老了，依舊陷溺在年少、年輕時的創痛裏，無法撫平傷痕。看的過程，內心很掙扎：將它當自傳還是小說？很快，我就不由分說地變成了索隱派——在字裏行間跟蹤、窺視，並不停地與她以前的自述性文字以及胡蘭成的《今生今世》對照。當然，無論我如何東嗅西聞，也難以真正重返他們筆下的往昔並抵達「現場」了。

讀着讀着，漸漸心痛，不由自主用長輩看孩子的眼光看女主角九莉：感情缺失、家庭環境巨變帶給她的委屈和淒傷、自卑和焦灼，竟比我們想像中深痛十倍。就連她的笨拙、拘謹、生活低能等等，從前張愛玲自嘲似地講出來，好像是文字的機俏頑皮，卻原來那些尷尬難堪都是真的。年輕而枯寂的心，也期待着愛情。她正在暗忖：二十二歲了，寫愛情小說，卻沒有談過戀愛，讀者知道了，不好的。胡蘭成就來了，不幸這段感情又破絮沾泥：「那痛苦像火車一樣轟隆轟隆一天到晚開着，日夜之間沒有一點空隙。」

張愛玲終其一生，都在咀嚼那段短暫婚姻的點點滴滴。胡蘭成曾說張愛玲能夠破壞佳話，所以寫得好小說。很多人覺得，《小團圓》這麼寫，也是「破壞佳話」的大手筆——在她，並非對胡蘭成餘情未了，只是因為，胡蘭成曾經給過她錢，她如今不過是還錢而已。

我以為，「錢」這個細節之所以耐人尋味，就在於胡蘭成當時曾說：「經濟上我保護你好嗎？」張愛玲固然需要錢：母親供她念書已屬不易，學費之外她盡力省儉，所以一向拮据；自己靠寫作謀生後，儘管作品暢銷，但版稅收入畢竟有限，又害怕高產了寫濫，還計劃着還母親的錢。

然而，他們短暫的婚姻從來不正常，要麼殘缺，要麼地下，所以她比錢更為欠缺的，是尋常夫妻居家過日子的世俗模式。胡蘭成拿錢回來給她，張愛玲表面上調侃為他這是資助作家，心底享受到的，其實是男人在養家餬口的意味、丈夫顧憐愛惜妻子的家常式甜蜜。所以，她要坦然地用「自家的」（包括丈夫給的）錢去還給母親（外人）。一旦感情斷絕，胡蘭成也成為外人，錢自然要還給他，從此兩不相欠。

張愛玲說過：「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，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。」這些瑣細的、複雜的回味，也算那點曾經在過的「什麼東西」吧。

「一帶一路」之旅：從歷史走向未來

香港華菁會成員　趙陽

《匈奴的子孫》是一本散文集，二〇一七年九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。書的封面冷色深邃、滄桑厚重，撫來頓感大氣；細讀它，宛若在歷史和現實中行走，在找尋中收穫深刻的思考、思想的昇華和身為炎黃子孫情感上的共鳴。

《匈奴的子孫》記錄了作者從嶺南到西部進行「一帶一路」文化考察的大漠之旅。一路上，走過了民勤、雅布賴、武威、天祝、天水等地，這些地區都是歷史上匈奴的居住地。在作者眼中，它們是有着鮮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存在，具有獨特的價值。懷揣着定格文化的追求，作者把他的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感娓娓道來：這樣的旅程，顯然是一場飽含文化意味的行走；這樣的寫作，更是一次思想的行走，從歷史到當下，從現在到未來。

行走的珍貴，首先在於真情實意。《匈奴的子孫》儘管橫跨千年、縱橫捭闔，但作者用最平實的語句，定義了當今世界語境之下的匈奴文化。即便是複雜的匈奴族群發展變遷和民族習俗，作者也能結合現存的文化現象，或是現實生活中的蛛絲馬跡，清晰地表達與呈現，既尊重歷史，又把作者的人生體驗、生活洞察融合在一起，體現了一個作家的真誠。

行走的珍貴，還在於憂患意識。可以說，不論是翻閱史書，還是行走於當下，作者都帶着強烈的憂患意識，並自覺地自省。在民勤，作者關注到當地的變化，從自然景觀的改變，如綠洲的減少乃至消失，到人文環境的改變，如小富即安的心態，他寫道：「為什麼在同一個群體、同一個社會、同一個國度，總有一些人活得很好，一些人活不下去？是什麼讓同一條起跑線上的兩個人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軌跡和狀態？這裏面定然有它的原因。」

在雅布賴，面對美好純淨的景色，作者想到的是更深層次的問題：「眼前的雅布賴多麼美好，這裏有一種乾淨、美好的文化，有一種濃濃的令人懷念的東西。這種東西，已經在當下世界永遠地消失了，在此處，它竟保存得如此完整，當地人卻想用幾棟現代化的樓房來打碎它。我真的有些心痛。但我明白，這種變化幾乎是注定的。這就是人類的命運。」這樣的反思滲透在書中的每一個章節。

行走的珍貴，還在於作者對文本的哲學昇華。如果說憂患意識和深刻自省，是一種寫作自覺，那從當下出發，面向未來的展望和由此帶來的哲學層面的思想昇華，充分彰顯出深厚的學養。

作者對於「變化與永恆」等主題進行了時空層面的哲學思考：「所有想要定格美好的人和文化，都是歷史長河中逆行的浪花，行走得異常艱難。也正是因為艱難，它們才顯得稀有和美好。」充滿了人文情懷與現實觀照，給人以深刻的美學享受。

正如作者所言：「真正的有心人，或許會從中汲取自己需要的營養，取長補短，像積山石窟的工匠們打造藝術聖城一樣，打造自己的靈魂和人生。因為這裏畢竟隱藏了這麼多的命運軌跡。」

是的，當你身處喧囂的鬧市，或深陷生活的漩渦，不如坐下來，讀一讀這本書，讓它引領你行走於歷史與當下，啟迪你擁抱更有價值的人生與未來。

一顆靈心共深山

香港華菁會成員　童丐智

《深山已晚》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二〇年四月）為我們展現了一個自然主義作家的精神世界。**在作者傅菲筆下，「深山」既是大自然具象的一部分，更是人的審美志趣，是心靈的淨化、理想的歸宿。**正如傅菲在後記《林中遇見約翰·巴勒斯》中坦言：「我承認，我是一個熱愛孤獨的人，崇尚自然。深山，或許是我最好的歸處。熱愛深山，不是避世遺立，而是問道自然的法則，尊重生命自然的倫理。」這本書，可以看成是作者用充滿靈性的文字、行走深山的足跡和輕逸的審美志趣向生命致敬。

我認為，《深山已晚》有兩大特色值得細細品味：

一是作品主題中蘊含的「大地倫理」。作者觀察風霜雨雪、細究鳥巢蟻穴，那午後的陽光從樹葉的間隙裏穿透，那潺潺的溪水和嘹亮的蟬鳴蕩滌夏日的時光。就如同梭羅的《瓦爾登湖》一樣，作者將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融入了深山，用文學作品突破傳統倫理的拘囿，通過人與自然的時空交融、情感共融，生動驗證百年前自然主義文學創始人利奧波德提出的「大地倫理」觀點：傳統倫理只是處理人與人、人與社會關係的倫理，而大地倫理則是處理人與大地以及人與大地上生物的關係。

大地倫理的核心，是講人類置身於大地之中，保護地球作為生命共同體的完整、多樣和穩定。也正是對大地倫理的驗證與突破，使得《深山已晚》不再是普通意義上以環境保護主題的文學作品，它從倫理學層面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作了更加深刻的文學解讀。

二是字裏行間的「詩意」。詩意地棲居、觀察、寫作，這是很多作家的嚮往，但真正能超脫於塵世的藩籬，讓肉體和靈魂都「詩意地棲居」，需要莫大的勇氣。然而傅菲做到了。他客居山中十載，忠於自然，卻不雕刻自然之象；忠於內心，卻不失豐富浪漫的想像，在字裏行間表達着「自然是最偉大的藝術」「有靈性地認知自然並審視內心」。

詩意體現在兩點：一是以純美的語言展開一幅長軸山水畫卷，落筆之處或細膩婉轉，或大氣磅礴，像是一首詩迴旋往復、韻味深長；二是文本中的對於「詩歌」元素的應用，講由古至今不同時代的詩句巧妙引用，有海子的靈動，有王維的禪意，無形之中提升了文章的意境。

錦瑟無端是情逝

王　鶴

讀了潔塵的長篇小說《錦瑟無端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九年），思緒萬千：城市的容量真是深不見底，它容納密集的人群和他們紛繁的遭遇，也容納人們平靜神色下九曲回腸的心事，還容納心事背後難以言傳的傷痛與秘密。

潔塵把人心的斑斕與凌亂掰開了呈現給我們，她將女人之間、男人之間、男女之間各種層面的人際關係、情感模式，穿插得疏密有致，那些欲說還休的情態、場景、心緒，被她拿捏得妥貼，描摹得精準。不過，越往後看，心也漸漸收緊、下沉：這一群都市男女，有的看似沒心沒肺，有的彷彿深不可測，有的纏繞、有的佻達，包括那個又絕望又瘋魔的何田田，他們哪怕是跌了一跤，爬起來定定神，多數尚能作若無其事狀，基本上保持着鎮定。這是成年人的行為守則，不足為奇的。實際上，他們在感情上其實個個都是拿自己、也拿別人沒有辦法的，這才是最大的茫然無力、手足無措，也才是最深的宿命。

《錦瑟無端》交叉着使用了兩套敘述語言。**現實的、當下的部分，寫得沉靜、疏淡、清簡，有玻璃一般光潔潤滑的涼意和距離感；往昔的或曰虛擬的部分，落筆則繁密熱鬧，是瑣細、眞切、世俗的質感。這兩股文字的膠着，增添了小說的靈敏與厚重；它們抗衡又拉扯，並以交互滲透的力量牽引着讀者。**

小說的最後，邂逅不久卻好像前世就已熟知的陸一鶴與林采薇，雲淡風輕地走到了一起。這兩個質地接近、因一部小成本電影《錦瑟無端》而建立起奇異緣分的中年男女，都曾經永失我愛、陷溺在無力自拔的創痛之中，他倆之間雖然沒有電閃雷鳴似的激情，卻也可以像親人那麼默契、淡然地攜手，走過清涼微溫的後半生。

這個結局，也終於將我們從前面嗆入濃稠苦水的無底悲愴、窒息裏打撈出來。這是情節發展的水到渠成，也是作家的溫柔敦厚。無論世間有多少人力無法掌控的空虛、無常，人和人還是要藉着氣味相投的呼吸，相互取暖，抵禦長路孤旅中漫無邊際的冷寂。